



杏花雨

沈 仁 康

I 387/77

沈 仁 康

杏 花 雨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

封面设计：柯 明
题图尾饰：张闻彩 赵韻芳
责任编辑：陈乃祥

杏 花 雨

沈 仁 康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0年4月第1版
1980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3,500册

书号：10100·361 定价：0.34元

目 录

杏花雨.....	1
水乡的桥.....	8
台风之夜.....	15
任凭风吹浪打.....	20
种花老人.....	26
心中的塔基.....	32
胶林呵胶林.....	41
荔枝赋.....	48
山村晨曦.....	54
初试.....	60
在茫茫的沙海上.....	66
楼兰风沙.....	78
夜走临洮.....	86
登华山.....	95

边 关 情	103
他们这样回答.....	111
履带奏鸣曲	118
春 风 叩 响 门 环.....	127
访 秦 牧	134
川 江 行	143
灵 渠 徜 徉	153
后 记	159

杏 花 雨



幸福的时刻总嫌短暂。一转眼，三天过去了，我因为出差，顺便看了看阔别了十年的家乡，现在又回到车站，准备登程。

时令正是江南的 黄 梅 雨季节。春风飘忽，春雨飘洒，连连绵绵，似断还续。雨中，那带露的桃花，那滴水的柳条，鲜红浓绿，色彩更显得娇嫩分明。放眼望去，青蒙蒙的田野，明亮亮的白水，淡烟薄雾，迷迷漫漫，正是一幅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的画面。

轰隆轰隆，一列货车开了过去，这里是小站，不停；轰隆轰隆，一列快车又开了过去，这里是小站，又不……这个小车站，我太熟悉它的过去了，十多年前的景象，印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褪色：那一双双瘦骨嶙峋的手，伸到你面前，走投无路的市民和农民，用羞赧的低音，向你诉说饥饿：“给一点吧！”随着，是铁路警察粗野的叫骂，是皮鞭的抽打和痛苦的呻吟。这时，车站外面又会传来搬运工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、从窒息的肺部迸发出的无力的哼哼。……

我努力向暮春三月的江南田野望去，想摆脱十多年前凄

苦的幻影。可是，正当我一转身，我瞥见一个身材窈窕的姑娘走进候车室来。我心里猛然一紧，多熟悉啊！她使我想起了那个拾煤核的小女孩——我幼年的同伴。我总忘不了她那两条细得可怜的小辫儿，她那满是汗水和煤灰污痕的小脸，还有她光着的脚板，破布条也似的衣裤，那衣裤早就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了。夏天还好，一到冬天，萧瑟的冷风冻得她脸上一块青一块紫，一双脚上布满了血痕斑斑的裂口。我有一次嬉弄她，扯着她的辫子说：“我家油瓶上正缺根绳子用呢。”她的辫梢上扎着根彩带，我认得出，还是我捡着了送她的。她呢，却象大人一样，正正经经地说：“我妈说，辫子是饿细的。”我为讥笑了她的痛苦而羞惭，我真想哭着向她认错。从此，我对她总是尊敬的，顺从的。

可是，我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俏丽的姑娘，她侧着身子对着我，正低头看书，她好象并没有注意过周围的任何人。她长得一头乌黑柔软的头发，凝神的长长的睫毛那样秀美，一件枣红色的薄棉袄，裹着她修长的丰满的身体……。哦，不，我开始平静下来，感到陌生，有点失望。她不象我印象中的小梅——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名字。

当时，小梅家和我家离得不远：同是住在木板和稻草架起来的小屋里，那屋又矮又小，大人站起来都碰头。屋后是一条浑浊的小河，枯水季节，河水又臭又绿；屋前是一条小巷，一到雨天，没脚脖子的黑泥浆水。她爸爸是车站上的搬运工，累得吐过几次血，倒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。家里孩子多，生活过不下去，小梅的哥哥姐姐，出去推推车，或者拿根扁担，到车站上为客人担行李，挣几个脚力钱，换几升米回来糊口。小梅呢，成天在外捡菜叶，捡煤核。她家一年到头，吃的是

人家丢下的菜叶子，烧的是从车站煤碴堆里扒出的煤核。烧过的煤碴，象刀子一样锋利，扒着扒着，幼嫩的手指磨出了血。这时，我们相互安慰着；我替她用破布条扎手时，她总用庄重的口气说：“不要紧，不痛。”她一面说，可一面又让我包扎完。傍晚，我要分一点煤核给她，她总不要。要是我受伤了，她用和她年龄很不相称的、大人般的口吻说：“傻瓜，不扎，脏东西进去了会出脓，出脓了又没钱医，把手指头烂掉了怎么办？将来怎么养你妈妈？”她多懂事啊！这种时候，她扒煤扒得特别起劲，捡的煤核也比往常多，傍晚回家的时候，趁我不在意，她倒了不少煤核给我。我们从小起，各自挎一只染得漆黑的破篮子，在车站旁边一同长大，直到解放后我离开家乡。这些年，我在北方，只要听到或看到一个“梅”字，我都会联想到她，向着遥远的南方天空，默念她的名字。我后来打听过去，只说她爸爸死了，她一家就搬走了。

我不能再注意眼前这位姑娘了，时时向她投去一瞥。只见她始终低着头，看着书，侧着身子对着我。眼前的她和印象中的小梅，一时在我脑子里是如此难于糅合。

一声汽笛长啸，又一列快车或者货车通过车站，那轰隆轰隆的声音，震动得候车室的柱梁都格格作响。猛然，她抬头瞥了一眼窗外飞驰而过的火车。

刹那间，我发现了她额头上被鬓发半遮着的一块伤疤，那伤疤别人也许不容易觉察，但是我熟悉它：有一次，我们钻进了车站的铁丝网，到卸货场去捡碎木片，正巧铁路警察提着棍子，凶神一样赶来，我们又急急地钻出铁丝网，不小心，锋利的铁蒺藜在她额头上留下了伤痕。

正是这个时候，她也把目光转到我身上，她呆住了，她定

睛地打量着我。

因为过分的意外和过分的欣喜，我紧张得呼吸也困难起来。顿时，我好像不是在候车室，而是在煤碴堆旁边，我用使我自己都吃惊的颤抖声音叫道：

“小梅！”

“你！”她眼睛一亮，长睫毛一抖动，她站起身来，一册书滚到湿漉漉的泥浆地上，她都没有在意。她向我扑来，但又止住了，她微微一笑，她那象敷过粉似的白皙的脸上泛起了红晕。“你，真没想到是你。我真傻，我一坐下来就闷头看书了。嗯，你早来了？你也傻，为什么不叫我？”她用愉快的声调，一遍一遍地抱歉着，间或责备着我。

我没有分辩，只是笑，顺从的听着，

“不是你叫我，我不敢认你了。”说着，她眼里止不住地流淌着泪水，她一面擦拭，一面用自嘲的口吻说：“噢，我这是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……”

人的感情多么奇怪啊！我们在一起五六年，谁也没见过谁掉过泪。那时，苦呀，难呀，冷呀，饿呀，把我们榨干了，仿佛我们身上没有一点多余的水分，可供眼眶流淌。可是，可是现在，我只觉得眼前起了大雾，眼睛模糊起来。

我们站在窗口，我们肩膀靠着肩膀。我感到她变了，变得爱说爱笑了。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我：“你长得多高呀，多结实了呀！再不是一头乱麻的野孩子了，你那身衣裤，风一吹都呼呼响呢，你不记得了？”

我说什么呢？一同在苦水里泡大、吃黄连长大的穷孩子，早都明白了彼此的灵魂，我觉得一切话都多余了。

只是十年功夫，随着祖国的变化，我们又有多大的变化！

“你还在读书吗？”我半天才想出一句话来。

“不啦，还能老死在学校里呀。都毕业半年多了，当了医生了。”她瞥我一眼，又说：“嗯，你还教过我识字哩，记得吗？男孩子的记性总不好。”

我呐呐地分辩道：“记得，我全记得。”

“记得？你说给我听听。”她闪动着明亮的眼光，笑着捉弄我。

“嗯，有一回我们累了，站在煤碓上，正好脚边有一块破报纸，你要我念念，我只念了两年书就停了，念到‘医生奇缺’就念不下去了。”我顺从地讲着。

“还有呢？”她紧紧追着问。

“你指着纸头问：‘这是医生两个字吗？前头一个字黑乎乎，后头一个字倒还清爽（注）。唉，我爸爸就看不起医生，一口一口吐血。我呀，我将来去当一个不收钱的医生。’我说：‘你升大的字不识一斗，能当医生吗？’你说：‘能。’我说：‘不能。’以后你就开始认字了。”

“还有？”她问。

“还有，还有我们打过赌，勾过手指头。……现在，我输了。”我说着，又认了输。

她快乐地说：“认输了？认输了就好。”

我们向车站前的那片广场望去，从前那里是个大煤堆，现在是个大花园，绿草茵茵，繁花纷纷，十分好看。望着那里，我们又开始了回忆：

“那年冬天，”

“是腊月三十。”

是啊，是腊月三十，那天真冷，我们在冷风里都冻僵了，可

是还没捡够半篮子煤。我们转到煤堆跟前，想扫一扫撒在道上的煤屑。忽然，一个大个子抬煤工人捧了几大块煤，跑到我们面前，把我们的篮子装满，说：“天冷，快回去吧！别捡了！”我们正犹豫，那大个子又说：“这些王八羔子，穷人的肉都吃，拿他几块煤不要紧。”这时，监工追上来，大个子拦住他，监工一拳打在大个子额上，他还转过脸来喊道：“快跑，快跑，有我呢……”鲜红的血，从他额头上挂下来，监工手上的戒指划破了他的头皮。后来，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大个子搬运工。

她睁大眼睛，望着远处：“每想着过去，我总觉得心里憋着一股劲，想使出来。”想到过去，又使我们不愉快起来。

一声汽笛把她惊醒了似的，她说：“车来了吧？”她看了看表，又安静下来：“不是，还有半个小时哩！我急着回去参加一个下乡医疗队；要不，我真想今天都退了票，都不走，一起再到四处看看，现在都不认得了。”她又变得快活起来。她微微一笑说：“连那个满脸煤灰的野孩子也变了。”她从小就把我叫作“野孩子”的。

我顺从地听着，笑了。她瞟了我一眼，又说：“嗯，你得意啦？你别得意，长大是长大了，脸上还有那么点野气。”我听着，笑得更厉害了。

说着，说着，我才知道她哥哥姐姐，解放后都成了工人，她才有机会上学，直到现在，成了医生。她工作很好，经常受到表扬，她还得过一枚纪念性的奖章。

她也许怕我误会，就接着说：“我什么都想告诉你，其实，我做得太少了。你恐怕工作得更好吧！”

“……”我脸红了，不，我都从来没有受过表扬和得过什么奖章呢！

幸福的时刻总嫌短暂。车站上短暂的相遇并不能讲多少话，而且人在这种巧遇中，是左右不了自己的，那些需要平心静气地讲述的事情经过和几年来的变化，我们都来不及说，我们都沉浸在愉快的絮叨中了。一小时，半小时，很快就过去了，是她上车的时候了。

她象想起了什么，匆忙转过身去，写着什么，用手绢包裹着什么，又递到我手里，随着提起东西进了站。这一切动作，她做得那么迅速。

列车进站了，在这里只停三分钟。她上了车，站在车门口还向我招手，我依稀听到她在嘱咐我什么。车动了，走远了……。

半小时之后，我也登上车，向她的相反方向驶去。我站在车窗边，又细细打量着这个小车站，我真的不认得它了：红桃绿柳掩映的职工宿舍，显得十分安静。这时，漫天的细雨斜风，飘洒而下，滋润着江南的田野。暮春三月的江南，如诗似画啊！

我想起了小梅送我的东西，打开来，里面是一张相片一个奖章。我看着照片上一汪泉水也似的明亮而灵秀的眼睛，薄薄的带着笑意的嘴唇，焕发着青春朝气的脸庞……，我旧有的印象模糊了，那在煤碴边捡煤核的、饥寒交加的、野女孩的印象淡了，模糊了。……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微笑着，却又止不住自己的泪水。

这时，窗外正下着春雨，那发甜的春雨呵！

（注）未简化时的“𪔐”字，笔划很多。

水 乡 的 桥



我在江南水乡长大，我
爱家乡的桥。

春天，烟雨霏霏，桃树
枝头罩着一团红雾，柳丝织
翠，缘着柳条儿落下的水

珠，仿佛也都染绿了。雨水洗过的石板小路，润滑似镜。这时，涓涓的清溪之上，用几根石条架起的小桥，也就更是秀美。加上掩映的村舍，一声声鸡啼，真是一种柳暗花明的画镜。渐渐的，微雨收了，天头放晴，你望一望公社的无边土地吧，只见麦苗地里、菜花丛间，风驶片帆，水击轻橹，波光摇天，那如虹似带的石筑长桥，别是一番水乡风景。乌篷船摇进小镇，夹岸水阁，隔河人家，河面上近处是石桥投下的拱影，远处是古塔亭角的倒映，摇摇荡荡，也叫人沉思遐想。

水乡的桥，是路的联系，也是大自然画屏上的艺术品。它们哪，不知为江南水乡增色多少！

许许多多村庄市镇，人们爱用桥来命名，比如曹桥啊，高桥啊，丁家桥啦，十七孔桥啊……。家乡，有见识的老人一口气能背出方圆百里内的桥名，讲出几十座桥的故事。

我最早听到桥的故事，是在五六岁的年纪。

乌篷船摇我到外婆家去，我坐在船头上，神秘地看着后移的两岸，金黄金黄的菜花，蜂声嗡嗡。碧绿碧绿的麦苗，剪过似的齐崭。河岸上紫酱色的蚕豆花、蝴蝶般的豌豆花，拂着水。河水呢，绿得透明了，连在浮萍跟前来来往往的小鱼小虾，都能数得清楚。大地打扮得花花绿绿，乌篷船就在这彩色里穿行。橹儿吱吱呀呀响着，扑面而来一座大拱桥，半圆的桥拱和河里的倒映，正好合成一个大圈圈。这圈圈上半部一动不动，下半部摇摇晃晃，煞是有趣。这时，守在我身边的妈妈说：

“哑巴桥！”

哑巴桥，为什么叫哑巴桥呢？妈妈告诉我第一个桥的故事：有一家财主，收了个没爹没娘的放牛娃，欺侮他哑巴，不会说话，不把他当人看。猪食缸里舀一瓢朝他面前一放，这就是他吃的；牛栏里多丢捆稻草，这就是他睡的；夏天蚊子咬他，冬天冰雪冻地，他身上一年到头都有红斑紫块。一年，两年，哑巴没长个儿，只剩下一把骨头，满身一道道鞭痕，象一道道红绳子一样捆着他。哑巴活不下去了，有一天他放牛放到这座桥上，望望青青绿绿的河水，一头扎了下去。他长到十来岁，还没吃过一顿饱饭，还没穿过一件好衣，还没睡过一夜安稳觉呵。他投水那阵，财主正欢天喜地，庆祝自己老来得子，大办酒席。三年，四年，财主带着独生子走亲戚，经过桥下，孩子一声哭，从此也成了哑巴。人们纪念那个哑巴放牛娃报了仇，才把这桥叫哑巴桥。

妈妈说：“那哑巴放牛娃有志气。”我头一回听到“有志气”这几个字。

哑巴桥的故事刚刚讲完，扑面又有一座大石桥迎来，乌

篷船吱呀几声就摇进了它阴凉的桥洞。

妈妈说：“这叫姑娘桥！”

姑娘桥，为什么叫姑娘桥！妈妈又接着告诉我第二个桥的故事：从前有个本事高强的石匠，领头造这座桥，化了几年工夫，桥快造成了，只差拱顶上的几块石头，总也对不上缝；合不拢拱，桥就要垮，愁得石匠几天工夫白了头发。为了千千万万人顺顺畅畅走路，石匠决定牺牲自己，说是跳进去一个人去，桥拱就能合拢。爹爹的心事叫女儿知道了，她长得跟花儿一样美丽、月儿一样明净，她想爹是石匠，还有许多桥等他去造，不能叫爹爹去祭桥，于是趁月黑星稀的早晨，她瞒着爹爹，自己纵身跳进桥缝，桥拱立刻合拢了。

妈妈说：“这姑娘有骨气！”

人们在自己的传说里，颂扬那些大公无私的、舍己为人的英雄，并用它来教育世代代的子子孙孙。

到外婆家去，一路上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座桥，一路上妈妈也不知道讲了多少桥的故事。我幼小的心灵相信：江南水乡有多少桥就会有多少故事，那些故事里的坏人叫人吐唾沫，好人叫人淌眼泪。那些桥的故事，在水乡人民心里成了一座座正义和邪恶的分水岭。

幼小时候，水乡的桥在我心灵上投下了拱影，永不消逝的拱影，长大了，这拱影也就更分明起来。不但是那些古老的桥给我深刻的印象，就是那些在襁褓中就夭折了的桥，也给了我深刻印象。这里，我要讲另一个桥的故事——

一条阳光大道，到周庄前面的蠡河边，被切断了。来往人多，一只渡船在河心漂摇着，缓慢，误事。要是遇到水大风大，渡船翻了，还会有人丢了生命。渡头又有人议论开了：“造

一座桥就好了。“河宽，怕桥不好造。”正说话间，不防身后有人应道：“河宽不怕，造他座五个孔的。”人们回头一看，是周庄的老石匠。他一辈子造了不知多少座桥了，他心里早就思谋过在蠡河上造一座又大又长的桥，只因为工程大，自己老了，孤掌难鸣，不肯轻易动这个念头。但是马爱草原，鹰爱苍空，闲着时，他就来对着蠡河遐想。人们的议论，总象火花一样，在他心头飞溅。他一答腔，人们围上来说：“老石匠，只要你领个头，我们四邻八乡的人捏一个拳头，五孔桥也能造起来。”有人接口说：“老石匠，这一带除了你，没人担得下这副担子了。”渡头上，一时群情激奋，老石匠只觉得周身一阵热，几十年来总在他心头燃烧的那团火，并没有熄灭，只一拨，又腾起烈焰来了。他满脸通红地喊道：“乡亲们，请等一等，这事我还要回去跟老婆子商量商量。”

老石匠回到家，对老伴说：“孩他娘，蠡河上这座大桥不造起来，我死不瞑目，趁我头发没有全白，还来得及。只是我这一领头，昼夜在外边，撇下你和春儿，又没人照顾了。”老婆子和老石匠，风风雨雨过了几十年，年轻的时候，丈夫总不归家，一颗心搁在桥上，她没有过一句怨言年老了，还有什么说的呢。她说：“你给乡亲们办好事，我从不拦你。我们穷一辈子，苦一辈子，留下几座桥，给大家方便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老石匠说：“就是你这一辈子，肩膀上从没有过轻松的时候，我过意不去呵！”她说：“别说这个，你快去吧，渡头还有人等你回话。”老石匠三脚两步跑回渡头，对众人喊道：“好，我这条老命就拚在这座桥上了！”……风声传出去，四邻八乡动了起来。不久，老石匠果真穿一双自打的草鞋，背一个老伴缝就的干粮袋，到村村落落去募捐去了。

老石匠又成年累月不归家，白发增多了，皱纹加深了，脸庞消瘦了，但是一双眼睛里闪射着不灭的火花。渡头运来了石头，四邻八乡的人们让自己的子弟背了粮食，到蠡河渡头来凿石头，丁丁当当，日夜不停。……老婆子带着七、八岁的春儿，重新开始下地车水、拔草、送肥、撒肥、收割，还要挑水、淘米、洗菜、生火。几十年来，她一直是这样的呵。

造桥，周庄的大地主反对：嘴上说是造了桥就破了他家的风水，桥墩压住了他家那块龙地的龙脉；骨子里是，渡头一直归周家地主管，一艘破渡船每年为他挣回的钱，可以置几十亩地，盖十几间屋。修成了桥，这几十亩地、十几间屋不就化灰变烟了吗？他哪里肯依！可是，造桥是四邻八乡的人赞同的，他反对，四邻八乡的人也不肯依。他便想，只要收买了老石匠，没有领头人，这桥也就水推沙移了。周家的狗腿子去找老石匠，说：

“东家传话了：你要地给你地，你要屋给你屋，给地给屋只换你一句话：‘不造这座桥’。”

老石匠说：“你东家怎么尽转些绝子绝孙的缺德念头。告诉你东家：要我做辱没四邻八乡人的事，除非太阳西边出，水朝高处流。”

狗腿子牙根痒痒，呲牙咧嘴说：“臭石匠，放明白点，有你的好看。”

老石匠抄起件东西，准备叫狗腿子尝点滋味，谁知狗腿子急忙溜了。老石匠气得吐了口唾沫，冲着他的后影喊道：“滚！滚！滚！”

地主收买不动老石匠，又下了条毒计，想从他老伴身上开刀。天黑了，老婆子才从田里顺着河沟回村，半道，一条黑影